

# 探究《爸爸去哪儿》走红原因

○李洪才

【摘要】湖南卫视首播的大型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一经播出就获得好评,该节目不仅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反映,也是对之前电视娱乐真人秀节目的超越,并且在给我们带来纯真欢笑,窘态幽默的同时,也给观众在教育孩子问题上做了示范,这会让观众在娱乐之后有所反思。

【关键词】《爸爸去哪儿》 真人秀 亲子教育

在“你未唱罢我登场”的电视选秀节目之后,2013年10月11日,湖南卫视首播了全国首档大型明星亲子生存体验真人秀《爸爸去哪儿》,节目一经播出迅速走红。

该节目版权和模式购自韩国时下最红的MBC电视台的《爸爸!我们去哪儿?》,同时期开播的亲子真人秀节目还有青海卫视的《老爸老妈看我的》以及陕西卫视的《好爸爸坏爸爸》。其中以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最为火爆。节目以五对明星父子或父女作为拍摄主角,展现了明星父亲在没有母亲的帮助下照顾孩子的经历。

## 一、节目直面社会,反映日常生活

在当今社会,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父亲在家庭中依然承担着顶梁柱的角色,而可能的代价就是对于孩子教育的缺失。对于那些共同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的父母,或者各自追求自己事业的父母来说,孩子的教育成为当今社会应该思考的问题。社会上的一些关于家庭教育缺失从而导致孩子犯罪的案件,一次次给人们敲响警钟;还有一些儿童遭到各种安全威胁的案件频发,也需要我们思考怎样才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以及怎样培养孩子应对这些突发问题的能力。《爸爸去哪

儿》可以说是家庭教育问题的一个反映。

在亲子真人秀节目之前大部分电视台都在上演“你未唱罢我登场”的歌唱类选秀节目。该类节目一经落幕,对于收看节目投入度高的观众来说,节目的结束就意味着“狂欢的结束”。长期从事模式节目引进的世熙传媒总裁刘熙晨指出:“做电视节目的最高境界,就是要打动观众,但现在很多大型节目包括音乐选秀都已经变成了秀,很难再感动观众。”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一改往日“造梦空间”式的演绎,而是给观众展现着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琐碎,这些家庭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可能没有“造星”舞台的光彩夺目,但给观众带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感动和欢乐。

## 二、在未知条件下,触动真诚的欢笑

在简单的生活之外,《爸爸去哪儿》并没有沿用传统竞争的方式来增强节目的悬念性,而是利用弱化竞争的方式,在五组家庭平行展开的情况下,显现教育孩子上的酸甜苦辣。当然没有竞争机制并不等于没有挑战,明星爸爸们最大的竞争不是来自参赛的其它家庭,而是来自自己本身,可能在以前的生活中自己完全没有想到遇到的问题,在节目中都会一一出现。

例如,爸爸张亮感慨以前在家中只要孩子闹脾气,塞给他一些零食、玩具就好了,可是在所有零食、玩具都被没收的情况下,张亮只能思考怎样才能和孩子和谐相处。正是在节目中,因为有孩子的参与,许多因素都充满了未知性,在未知的条件下,触发的人性之美才是最值得我们欣赏的。

有人认为,娱乐传承文明的意义其实远胜于其作为实施教化手段的意义。虽然国家相关部门针对目前大众传媒娱乐至上的风气颁布了限娱令,虽然《爸爸去哪儿》是对之前歌唱类选秀节目的反叛,但是在节目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娱乐的踪迹,但是这种娱乐又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狂欢化的娱乐,而是发自内心的纯真的欢乐。例如,在第3期中,当爸爸王岳伦带着女儿王诗龄买菜的时候,女儿被几个好奇的小朋友围观,当被问及“你是大明星吗”,王诗龄却回答“我不是大明星,我是小公主”,相信看到此处的观众一定会忍俊不禁。世界上最天真的笑容莫过于孩子无邪的笑脸,这些笑不是通过刻意营造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笑。

除了可爱的孩子们给观众制造笑点外,还有那些去掉往日明星光环的爸爸们给观众带来的欢笑。对于这类现象有人称为脱冕的英雄,与之相对的则是加冕的草

根英雄。所谓脱冕的英雄就是让那些昔日辉煌的明星去一些陌生的领域做一些陌生的事情,类似的节目有《谢天谢地,你来啦》、《星跳水立方》、《我是歌手》等。而加冕的草根英雄指那些通过选秀节目让普通群众走红的节目,类似的节目有很多。对于那些脱冕的英雄,观众之所以喜欢是因为明星们已经不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出现,而是以“平民”的身份,过着“平民”的生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平民”的生活。在“苦难生活”的压迫下,明星们想方设法为照顾好孩子忙碌着,但却因为对“平民”生活的不适应,窘态百出。例如,第3期中,爸爸王岳伦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当卖菜老板只收自己4元时,他却不停地说4块5行吗?这时的卖菜老板一脸无奈,观众从而在旁观中获得了“笑”的满足。因此,观众对于这种节目的喜爱已经超越对于某一个明星的追捧,更多的是看到明星们在现实生活中展现的真实自我。

三、“涵化”亲子教育,引发社会“模仿”

美国批判学派代表人物乔治·格伯纳通过文化取向研究,系统地提出了“涵化理论”(又称培养理论、教养理论、涵化分析等),涵化理论揭示了传播可产生长期效果,通过潜移默化的内生,对人的意识具有建构作用,从而揭示了传媒对个体的改变与影响。在《爸爸去哪儿》中,明星爸爸们首先得到教育。例如,在节目组设置的各种“压力”之下,林志颖认识到孩子的独立性还不够;王岳伦认识到“应该能从别的父亲和孩子身上认识到我们身上的不足。”节目中爸爸们教育孩子的感悟不仅是对自己教育的反思,更会对观众

的教育观念产生影响,使观众在观看电视的时候受到教育。

节目中明星爸爸们在亲子教育中认识的逐渐升华,又会给社会带来一些模仿效应。在媒介的协助下,观众不用寻求任何帮助,就能实现自己的模仿,因为节目中展现的就是最原生态的生活。同时,观众对于节目的模仿,又不仅仅局限在形式上的感官体验,更多的是内心的触碰。例如,节目中爸爸田亮的女儿田雨橙在睡觉之前仍不忘祝爸爸生日快乐;虽然王岳伦没有做好饭菜,但是仍得到了女儿的鼓励,类似的感人场景还有很多。观众在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会触动内心的心弦,忍不住想去模仿。

节目中的明星爸爸们是在不断体验与不断反省中度过整个节目,他们也有曾经现实自我与理想中的自我之间的矛盾。根据罗杰斯现象学理论的自我阐释,提出了现实自我及与其相对应的理想自我。现实自我是指个体在自己与环境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现实状况和实际行为的意识、看法,理想自我代表个体最高希望拥有的自我理想概念。罗杰斯认为,对于一个人的个性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的自我概念,而不只是现实自我。明星爸爸们在节目中展现的现实自我中看到了自我的不足,从而产生了自我理想意识。如果节目的主人公不是明星爸爸们,而是日常生活中典型的“好爸爸”,节目就不会产生好的效果。因为如果节目选用了几个在教育孩子方面无所不能的“好爸爸”,就不会给观众带来现实自我意识,并且如果仅仅只是说教式的宣言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引发观众的抵触情绪。节目在制作过程中不是单线式的简单记录,而是在记录的过程中在适当的时刻引发爸爸们的感慨,分享教育孩子的问题,这里的分享也就是理想中的自我展现。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交替呈现,必然给观众带来同样的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碰撞。

四、异托邦社会的建立,打破娱乐至上的怪圈

《爸爸去哪儿》最终是要建立一个异托邦的社会,所谓异托邦是指福柯在其空间阐释中提出的既反映社会又对抗社会

的真实空间,而与之相对应的乌托邦则是虚构的、非真实的。异托邦偏离正常的场所,同时又穿行于其中,它向四方渗透,又使自己保持孤立。在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反映现实问题,但却是对现实社会反抗的异托邦社会。由于生活的压力,家庭中父亲的角色往往忙于家庭的生计,或者是追求自己的事业,对孩子的教育往往不能认真对待,有时候是身不由己,有时候是一念之差。作为对社会中这种现象的反抗,《爸爸去哪儿》虚构了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整天在外奔波的爸爸们回到了孩子的身边,带着心爱的孩子完成一次意义非凡的旅行。这次旅行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拥有父亲的陪伴,还有在没有任何玩具或零食辅助之下的心灵沟通。在这种心灵的洗礼之下,父亲和孩子一起成长。从观众这个空间场所的层面来说,他们也会对自己的空间进行审视,发现自我空间的不足,从而产生进入反抗现有空间的可能性。

总之,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不仅是对之前电视娱乐真人秀节目的超越,更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反映。节目在给我们带来纯真欢笑,窘态幽默的同时,也给观众在教育孩子问题上做了示范,这将会让观众在娱乐之后有所反思,从而打破娱乐至死的怪圈。□

#### 参考文献

郑欣:《平民偶像崇拜——电视选秀节目的传播社会学研究》[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王艳:《电视文化的大众娱乐功能》[D].广西大学,2005

倪沫:《从平民真人秀到偶像真人秀——兼论〈谢天谢地你来啦〉的娱乐新思维》[J].《镇江高专学报》,2013(4)

高萍:《“批判”传播学》[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Robert.D.Nye 著,石林、袁坤译:《三种心理学:弗洛伊德、斯金纳、罗杰斯的心理学理论》[M].北京工业出版社,2000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 Diacritics, Spring, 1986

(作者: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

责编:姚少宝

